

春秋大全

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0
冊數	108 ( 53 )
函號	列 3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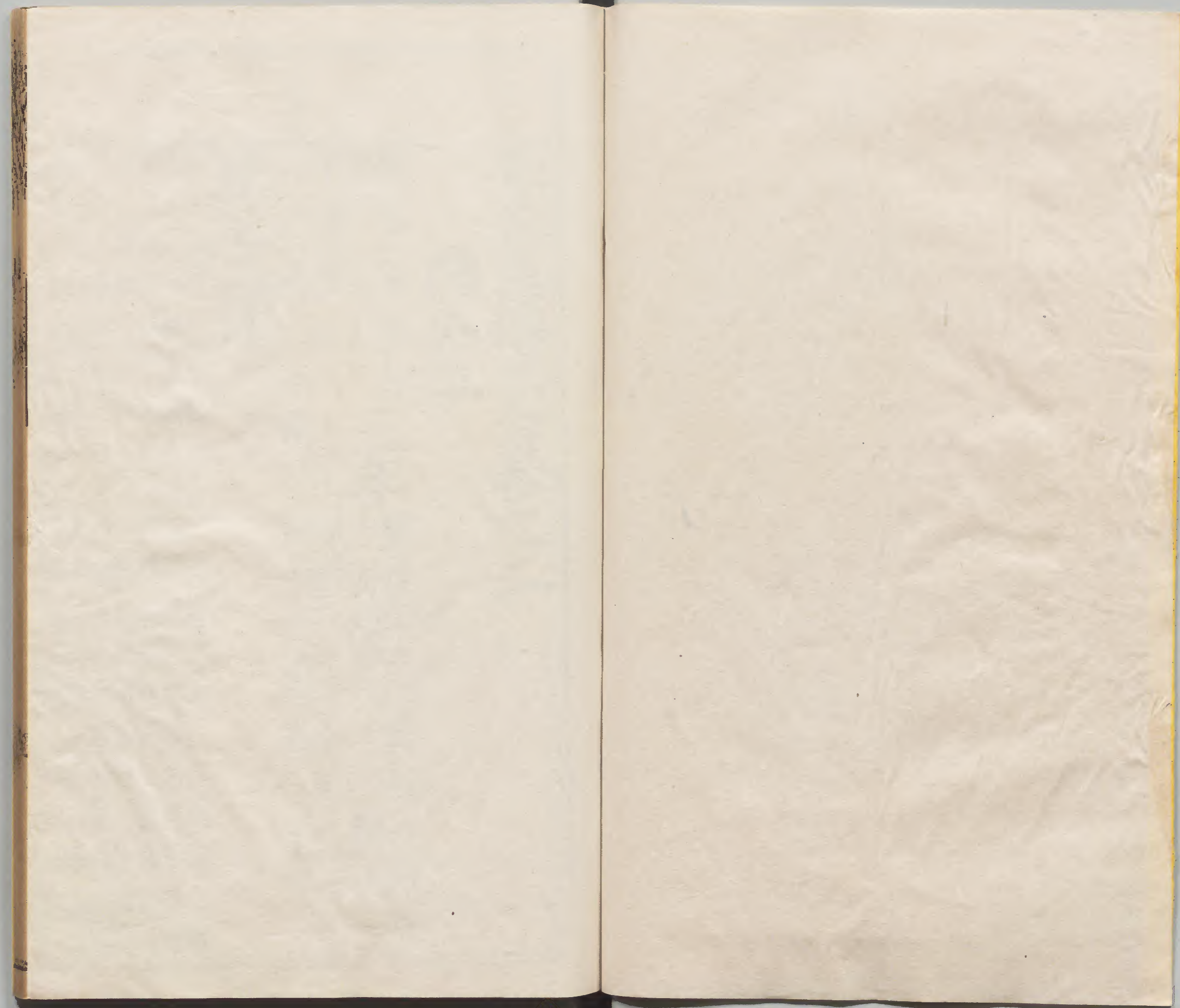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

淺草文庫

隱公二

辛酉 平王五十二年  
 曹桓三十七年  
 陳桓二十五年  
 蔡宣三年  
 晉鄂四年  
 衛莊二年  
 宋穆九年  
 秦文四十六年  
 楚武二十一年

春王二月

程子曰：月無事則書，月有事則不書。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在四月，則書王四月，在五月，則書王五月，在六月，則書王六月，在七月，則書王七月，在八月，則書王八月，在九月，則書王九月，在十月，則書王十月，在十一月，則書王十一月，在十二月，則書王十二月。此皆於歲首係王著周王之正朔以明大一統之義也。

春秋

卷之二

二



不能不食者盈縮故有雖交會而食者或有頻  
遇而道有表氏曰月日行天各自而有道雖云朔  
光在表雖依限而食者尤在裏漢以來而食者多若  
七十一年有三月一日為一月二會未有頻月交會者  
漢高祖即位之三月十月十月十月十月十月十月十月  
千有餘年未行頻月頻月頻月頻月頻月頻月頻月  
其常茲所以為異也張氏曰於曆應食而時秋不  
書者尚多則日月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盡食  
若過以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五星潛在必日  
禦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數淺或在陽曆盛陰微則下  
不食也此四者德之所生也則災之所為生之隱雖微交  
明矣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  
世遇災而懼之意也龜山楊氏曰日之盈虧有數  
於人事而先王為之恐懼脩省者謹天戒而已蓋  
於其常也賔賤出納之敬致其不至所以警戒乎壽  
事尤重於此則其有變也然或言朔或言日

或不言朔日或朔日並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  
書之史失之詳畧異也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  
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  
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  
婦乘其夫何氏曰桓十七年食有既州子之應或臣子皆  
夫人如莒淫亂通于二叔殺之應二三十年食有既州子之應或臣子皆  
有夫人如莒淫亂通于二叔殺之應二三十年食有既州子之應或臣子皆  
君父莊氏曰是桓三年食有既州子之應或臣子皆  
莊二十五年之二應桓三年食有既州子之應或臣子皆  
恣將謀五年之二應桓三年食有既州子之應或臣子皆  
之應文元年日食有既州子之應或臣子皆  
年日食有既州子之應或臣子皆  
其日食有既州子之應或臣子皆  
年日食有既州子之應或臣子皆  
齊日食有既州子之應或臣子皆  
吳子蔡肱弑父莒君之應昭七年日食有既州子之應或臣子皆  
弑君買之應二十五年日食有既州子之應或臣子皆  
弑君買之應二十五年日食有既州子之應或臣子皆

奪周分為二天下兩主之應二十二年二十四年日食有薛弒君有意  
如逐君吳弒僚之應定十二年五年日食或政權在臣下  
晉荀寅士吉射叛之應日食君五年日食或政權在臣下  
食荀盜殺蔡侯齊陳乞弒君五年日食或政權在臣下  
注氏曰宣十七年應日食五年日食或政權在臣下  
道微臣道強之二應一棄年五年日食或政權在臣下  
在臣大夫之應二應一棄年五年日食或政權在臣下  
陳晉欒盈日甚逆之大盟會征伐皆大夫再日食為之盟  
死晉欒盈日甚逆之大盟會征伐皆大夫再日食為之盟  
臣強魯夫專執人于京師之應定五年日食為之盟  
宋大橫魯夫專執人于京師之應定五年日食為之盟  
穀鄧上僭稱王之應或夷狄侵中國注氏曰桓三年  
之應晉三十年日食有秦獲晉侯食之應日食有戎犯中  
狄伐晉三十年日食有秦獲晉侯食之應日食有戎犯中  
弱之應十五年日食有秦獲晉侯食之應日食有戎犯中  
應宣八年文元年日食有秦獲晉侯食之應日食有戎犯中  
勝晉鄭伯肉袒晉日食有秦獲晉侯食之應日食有戎犯中  
有楚滅鄭伯肉袒晉日食有秦獲晉侯食之應日食有戎犯中  
十之應昭七年日食有秦獲晉侯食之應日食有戎犯中  
四年應昭七年日食有秦獲晉侯食之應日食有戎犯中

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  
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正人主心術之大  
法也故不書祥瑞而災異則書正人主心術之大  
疾行陵犯無所忌憚適足以致正人主心術之大  
肆之有失常者必恐懼脩省而正人主心術之大  
物之宗至尊之象乎日有食之正人主心術之大  
削也然災與異不同日有食之正人主心術之大  
為災也然災與異不同日有食之正人主心術之大  
得之災也然災與異不同日有食之正人主心術之大  
則數之不盡其有常度異審矣正人主心術之大  
食於後或當食而陰翳或祥正人主心術之大  
不於書者或當食而陰翳或祥正人主心術之大  
或於書者或當食而陰翳或祥正人主心術之大  
者於書者或當食而陰翳或祥正人主心術之大  
此則其以見雖常或不日皆不正人主心術之大  
以非天災亦隨之不可免而為正人主心術之大  
本有常度者又况地不可免而為正人主心術之大  
獲宋襄公時五石隕六鵠退飛而有孟之執成公

十六年雨水是秋君拘而季孫有莒丘之舍昭  
公二十五年鸚鵡來巢未幾昭孫于齊公子宋得  
國其應如影  
響不可誣也

# 三月庚戌天王崩

左傳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卒曰為或不言崩或言葬天子曰崩諸侯曰崩大夫曰卒士曰不祿穀梁傳曰崩厚曰崩諸侯曰崩大夫曰卒士曰不祿穀梁傳曰崩其在民上故崩之其天子之名何也其崩之名何也曰崩者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不書罪而自見也勝誅

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  
立未踰年敬王崩在春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  
秋後故止曰十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  
赴告及魯往會之也王氏曰叔孫得臣葬襄王

會不書其人亦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者赴告  
見禮意之厚薄趙氏曰記是不會則不書志莊傳項崩葬  
及魯不會也趙氏曰記是不會則不書志莊傳項崩葬  
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趙氏曰記是不會則不書志莊傳項崩葬  
王侯之無人著諸侯為天王服斬衰音崔儀禮諸  
衰傳曰天子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  
子至尊也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  
人來計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  
自見矣張氏曰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  
年諸侯為天子崩不書名至尊異於諸侯也  
子者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  
秋以來送終之禮但書來聖而詳志以見罪惡之淺  
深今此平王之崩但書來聖而詳志以見罪惡之淺  
氏子之求賻則隱公之來視而詳志以見罪惡之淺  
主闕其弔葬無復臣子之衰戚之罪大不可勝不待  
心而自同於禽獸龜山楊氏曰王崩國之大事故  
張絕而自見矣龜山楊氏曰王崩國之大事故

書之不書葬魯不魯葬故也新王即位不書魯侯  
朝也蓋以書考之則王既尸天子伯各帥諸侯  
入應門左古禮也魯之不朝則諸侯之不臣可知  
矣注氏曰秦昭襄王薨韓桓惠王衰經入弔同春  
秋諸侯之事天子禮不若戰或曰萬國至衆也封疆  
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脩服於國卿  
供弔送之禮訖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  
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  
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  
者安得以爲脩服於國而可乎注氏曰或謂康王  
歲內諸侯而言今考書文曰敢執壤奠則各執壤  
庶邦侯甸男衛則爲奠費而非常執費之謂也曰  
蓋召公畢公是時成王始崩同執諸侯雖不能盡至  
之已至者以受顧命耳故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

人往弔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  
可使代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注氏曰成  
三月公如京師七月公至莊二十四年春公如齊二十  
冬公如晉十四年正月公如晉至襄成十年七月公  
葬景公至十一年三月公如晉至襄成十年七月公  
春公至十一月公如楚二如晉十三年春公至五月公  
昭十五年冬公如楚二如晉十三年春公至五月公  
此傳當有或交好於大國一旬恐誤漏也或會同  
於方嶽注氏曰僖十六年冬會黑壤八年春公至成五年  
十二月同盟至七年冬會黑壤八年春公至成五年  
十一月同盟至七年冬會黑壤八年春公至成五年  
征討之事注氏曰莊五年冬會圃許二十九年秋公至  
至襄十九年正月公至圖越境踰時不以爲難何獨  
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大非先王







# 秋武氏子來求聘

於鄭鄭公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之  
 四月鄭祭子帥師取溫中質無益也明怒而  
 鄭交惡君曰信誰能問之質益明怒而  
 以禮雖無有質誰能問之質益明怒而  
 毛穎蘩蘆藻之菜筐宮錡之有明信  
 水行可薦於鬼神焉用質於公而况君  
 信行之以禮又神焉用質於公而况君  
 衆穎雅有行蒞洞酌昭忠信也

此來求之始左傳王未葬也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  
 也子之大夫稱也其稱武氏子何也  
 也何子者爾喪事無求未葬也  
 武氏子何也者未葬也  
 氏子何也者未葬也  
 使何也者未葬也  
 正也者未葬也  
 不歸也者未葬也  
 也交譏之○程子曰武氏子來求聘

武氏天子之大夫  
 天子之大夫  
 天子之大夫  
 天子之大夫  
 天子之大夫

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已  
 聽於冢宰三年  
 漢孔氏曰諒陰不言也夫百官總已  
 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已  
 聽於冢宰三年  
 漢孔氏曰諒陰不言也夫百官總已





而改書卒猶非良史也春秋以道名猶分世之書  
天子之名實以直書之而不諱也春秋有避時王正名猶分世之書  
正名實以直書之而不諱也春秋有避時王正名猶分世之書  
變亂其名實以直書之而不諱也春秋有避時王正名猶分世之書  
或曰禮從征伐之或在喪則出會或受命不與其名而  
臣之狀也禮從征伐之或在喪則出會或受命不與其名而  
不可不狀也禮從征伐之或在喪則出會或受命不與其名而  
魯一曰穀而書之則後世無獨稱也魯曰春秋諸侯失禮不  
使曰穀而書之則後世無獨稱也魯曰春秋諸侯失禮不  
無曰穀而書之則後世無獨稱也魯曰春秋諸侯失禮不  
相則曰穀而書之則後世無獨稱也魯曰春秋諸侯失禮不  
生不曰穀而書之則後世無獨稱也魯曰春秋諸侯失禮不  
言曰穀而書之則後世無獨稱也魯曰春秋諸侯失禮不  
氏曰穀而書之則後世無獨稱也魯曰春秋諸侯失禮不  
為曰穀而書之則後世無獨稱也魯曰春秋諸侯失禮不  
葛曰穀而書之則後世無獨稱也魯曰春秋諸侯失禮不  
中曰穀而書之則後世無獨稱也魯曰春秋諸侯失禮不  
亦曰穀而書之則後世無獨稱也魯曰春秋諸侯失禮不  
後曰穀而書之則後世無獨稱也魯曰春秋諸侯失禮不

氏不登於史冊所以別於大夫也此春秋以前或然分  
之法人諱其名氏曰臣子以君父大夫以卒名而卒諸侯  
侯之卒不得與天子等耳春秋失之或曰夷公未嘗同會  
衆也鳥不得與天子等耳春秋失之或曰夷公未嘗同會  
以名通非剛也○其不名者晉史失之或曰夷公未嘗同會  
盟通聘問而卒書名是皆據史舊文也諸侯曰薨  
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  
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  
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  
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故曰知我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禮天子曰崩  
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死庶民曰卒或曰史官  
書卒或曰薨曰聖人畧外以別內夫葬皆稱公或曰  
外以別內何也君惡其薨名書曰卒夫惡其薨名官  
在國承赴為時君惡其薨名書曰卒夫惡其薨名官

然公羊不責殤公之推讓非矣

#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左傳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庚戌鄭伯之車債于齊程子曰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外諸侯盟來告若則書之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汪氏曰檀弓注會謂盟也外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所以結衆以信其後征苗誓師之辭哀七年稱禹會諸侯于塗山則誓蓋非始於會而非始於周矣周豐之對哀公子曰大

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汪氏

運注大道謂五帝時也英謂異謂夏殷周英禮

以是為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故凡

書盟者惡之也陳氏曰齊鄭合也外特相盟不書

足道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而後書宮紀無

春秋之諸侯始也合春秋齊鄭盟于石門是

於春秋昭定哀始也合春秋齊鄭盟于石門是

於春秋昭定哀始也合春秋齊鄭盟于石門是

於春秋昭定哀始也合春秋齊鄭盟于石門是

於春秋昭定哀始也合春秋齊鄭盟于石門是

於春秋昭定哀始也合春秋齊鄭盟于石門是

於春秋昭定哀始也合春秋齊鄭盟于石門是

於春秋昭定哀始也合春秋齊鄭盟于石門是





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  
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  
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周禮職喪  
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凡諸侯及諸臣葬  
以國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  
於墓者則家人授之兆為之蹕而均其禁汪氏曰  
蹕禁人不令入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  
禁所為塋限也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  
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  
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  
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  
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

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  
葬者也汪氏曰如衛桓公齊襄公賊既討則書葬  
而討寫氏有死者羽父既自匿其弑君之迹安得  
不葬隱公晉栾書中行偃士孫之里魯與齊姻親  
之外齊崔杼弑莊公葬諸士孫之里魯與齊姻親  
而晉則盟主也必往會葬舊史本皆書葬而春秋  
削之所以責其臣子之不能討賊也或謂君弑國  
亂禮不備故不書葬然昭八年楚滅陳陳嬖人袁  
克葬哀公豈能備邪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  
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汪氏曰成  
晉晉人止公使送葬諸侯莫魯宋盟會未嘗不同  
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  
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胡氏曰宋桓  
三世不書葬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  
者治其罪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  
門之外者矣事見左傳襄公二十年而經不書葬是避

卷之六十一  
襄公二十九年  
而經不書葬是避



厲嬌生子孝伯早死其姊戴嬌生桓公莊姜以爲已  
子惡之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寵而好兵公弗禁於  
姜驕奢淫泆所自也聞愛之教之以義方弗納於  
州吁乃定之矣若不憾未也四者之來寵過也將  
驕而能降而親不憾而能小加者爲禍夫且而  
責少陵長遠問親慈子君兄愛弟敬是務去而  
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君兄愛弟敬是務去而  
去順乃逆所以速禍也君子厚典州吁游禁之不可  
桓公立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典州吁游禁之不可

壬桓王四年齊僖十二年晉鄂五衛桓十六  
曹桓三年陳桓二宣三十二鄭莊二十五  
公與夷元年秦文四十七楚武二十二宋

###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此伐國取邑之始公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

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穀梁傳曰言伐言  
子日諸侯土有相伐受地於其罪而奪其土惡又  
甚焉王法所當誅也杜氏曰杞之遷都陳留縣  
遷六年淳于公亡國杞始并之遷都于僖十四年  
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張氏  
曰杞夏后氏之後周之三恪  
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下言取邑者明其國  
之敗也如取却取防上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  
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受之天王  
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  
侯放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  
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  
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

以大全  
卷  
十二

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色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陸氏曰不能申明直辭請於王以正疆言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張氏曰征伐天子之權土與兵以代人又取其所當誅也薛氏曰諸侯在貪利故書伐書取地非其有也或取之或失之皆罪也陳氏曰春秋之臣地初猶以取邑為重故外取邑自隱以前則書之桓十四年宋以邑為諸侯伐鄭取邑而後皆不書高氏曰年庚切鄰於魯無郵鄰救急而後至昭五年莒年夷以春秋書外代而奔魯遂受之其惡可知矣汪氏曰春秋書外代而奔魯遂受之其城邑救者一蓋中樂以餘書園邑者三書伐戰者一十有

與殘民為重而一土地之壤奪不暇論矣是知此年伐杞取年婁乃一土地之壤奪不暇論矣是知此年陵李氏曰取字例胡氏曰筆聖人實深致意焉○此類是也取者奪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也師三例亦略相通矣左氏何以取為易又曰不用師徒有則宋趙子長葛連兵得之曰取

完音九州穀作祝後同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此書弑之始左傳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國氏當國也程子曰穀梁傳曰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自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以也萬世故人亦以為篡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孫蓋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為先君公明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况弑乎大義既明於孫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亂或屬稱其天屬之親而反為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見其屬之親而反為寇

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拘也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茅堂胡氏曰春秋絕州吁屬籍著宗室公族知亦公族大夫而絕其屬當國主兵之意督萬無此言春秋之法非通法矣周公康叔非懿親則政乎曰尊資然後能親親急親周公康叔非懿親則政而無尊資之得於疎之賢者親為堯舜之道則親稱公子兼親資之道其法可謂通矣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碯盡子忍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

在於端本清源汪氏曰本正則末不以衛詩綠衣

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

莊公是也汪氏曰按詩朱子傳綠衣乃莊公妾

桓公母戴嬖大婦於陳莊姜送之而作日月乃莊姜不戴於莊公故呼曰姜嬖

暴慢無常莊姜正靜日守故忤其意而終乃莊公

張氏曰衛國之禍始於莊公之寵州吁縱其好

則亂根之萌存之始於莊公之寵州吁縱其好

成於桓公既立之後嚴履霜之事直書亦將使讀

原禍敗之所從起而後嚴履霜之事直書亦將使讀

夫婦之寵嬖嬖嬖子害正石碯之所諫足以悟矣

禍後嗣可謂慘矣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著後世

為人君父者之戒爾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

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董子語見太史公

自序陳氏曰隱桓

公

莊公之春秋凡君之賊皆名之汪氏曰州吁不稱  
公程子謂州吁之賊皆名之汪氏曰州吁不稱  
為先君子孫文定謂身之賊皆名之汪氏曰州吁不稱  
大惡故以罪兼篡弑今按二義蓋互以絕於先君故不稱  
而動於大罪兼篡弑今按二義蓋互以絕於先君故不稱  
輕以弑及其惡者又霄壤不侔春秋首絕其族怨而  
名制之世子天討之亦止書名舊史經皆稱公族二子  
有五稱世子天討之亦止書名舊史經皆稱公族二子  
其屬齊商鄭歸楚比無知而稱萬公而子削  
者三稱克商鄭歸楚比無知而稱萬公而子削  
晉里稱克商鄭歸楚比無知而稱萬公而子削  
親有君之尊位四稱微舒齊崔杼而稱萬公而子削  
於君之尊位四稱微舒齊崔杼而稱萬公而子削  
致之故則為之極惡不待絕而自見然考其推由  
惡之故則為之極惡不待絕而自見然考其推由  
謂見其名氏者兩致其下萬世有以公及於此則所  
過任其氏者兩致其下萬世有以公及於此則所  
以稱國者謂人多以屬之親亂罪亦不離而可擒矣其  
故稱國者謂人多以屬之親亂罪亦不離而可擒矣其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此書遇之始左傳公及宋公遇于清  
期也一人告出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爾也志相得也君要之也穀梁傳及者內傳遇者何  
之禮如道得也君要之也穀梁傳及者內傳遇者何  
遇也杜氏曰清衛邑故書曰遇非周禮見而朝會  
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遇者草次之期杜氏曰遇者二国各簡其禮若道  
也禮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  
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  
其禮爾趙氏曰簡而會曰遇與會禮曰遇禮忽有  
非相或因而從簡易以遇命無期約而適值於古者  
諸侯或因朝覲或從王命無期約而適值於古者  
有兩君相見之義近者為主遠者為賓稱先君以  
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之故謂之遇周衰諸侯  
放恣出入無期度亦謂之遇非矣簡略慢易無國  
有如遇適值於途者亦謂之遇非矣簡略慢易無國  
君之禮則莫適反丁歷主矣故志內之遇者四而皆  
書及穀三氏曰此年遇濟莊二十四年遇防若曰以此  
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三而皆以爵宋衛曰八  
十四年齊陳鄭遇梁丘三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

為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  
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高氏曰國君之出必  
旌旗之識使人候然望而畏之豈苟然哉各逞  
欲奔走道塗之間若匹夫非先王之出也張氏  
曰春秋襄陵許氏曰隱莊其非王而王之法也  
之禮襄陵許氏曰隱莊其非王而王之法也  
有會無遇汪氏曰遇方孟子偶也宋輕於會素無期  
如伊尹遇汝鳩氏曰遇方孟子偶也宋輕於會素無期  
穀釋名義皆謂不期而左氏垂此年傳與戴記之  
說則以名義及期謂不期而左氏垂此年傳與戴記之  
先為之約未及期謂不期而左氏垂此年傳與戴記之  
為之約未及期謂不期而左氏垂此年傳與戴記之  
公孫齊而公羊記其會者禮春秋諸侯于禮相見則  
不耳然桓古者諸侯因衛侯于禮相見則弗遇知非  
且至者義也古者諸侯因衛侯于禮相見則弗遇知非  
會聚乃行義也古者諸侯因衛侯于禮相見則弗遇知非  
致於期而古者諸侯因衛侯于禮相見則弗遇知非  
倫良可嘆夫不至則欺詐尤甚矣世愈下風俗之  
桓十年傳云不遇者志不穀相得遂云爾公羊又云為

一君出... 志相得也... 非若不期也... 又... 如實然... 忽以會禮相見... 豈得... 志相得也... 非若不期也... 又... 如實然... 忽以會禮相見... 豈得...

#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諸侯會伐之始... 亦東諸侯分黨之始... 左傳...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 惡甚矣... 張氏曰... 陳在陳州宛丘縣蔡在蔡州工蔡縣... 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 惡甚矣... 張氏曰... 陳在陳州宛丘縣蔡在蔡州工蔡縣...

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備怨... 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凡事見左傳哀公十四年... 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况鄰國乎故夫子作春秋以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筆而猶請討陳恒作春秋以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 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 茅堂胡氏曰... 晉益州... 宋殤不恤衛有... 宋殤不恤衛有... 宋殤不恤衛有...

春秋左傳卷之...

卷之...

卷之...



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  
 理非人之所為也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才用  
 堂胡氏曰春秋有誅亂臣賊子之法凡教十條如  
 伐鄭以宋公為首惡書衛人弑子之州法凡類  
 此義則能守死節當弑父與其君之不際而肆  
 亂臣賊子見其義則懼及其身而不敢肆示誅  
 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為惡  
 首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張氏曰宋自  
 馮出居鄭之而後馮以穆公不立已為恨謀反  
 國鄭莊又從而佐之於是宋鄭為仇及是衛州  
 欲定其位告宋求伐鄭以除子而為害故宋率  
 蔡以同伐鄭夫宋求伐鄭以除子而為害故宋率  
 心正當脩德和民外好鄰國則其位自定而無  
 所同其隙矣况州吁逆賊內懷討之自定而無  
 交傷公苟名况為賊告于王而討之則一懼而  
 臣父國之倫不定今乃君於邪說合陳蔡以一  
 使宋國之人復知君臣順逆之正理蔡以一助  
 事于兵而後進之事卒及其身皆傷公不能早辦

# 秋羣帥師

於此後也汪氏曰坤風擊鼓詩序云衛州吁用  
 暴亂使公孫誅文仲仲將而平陳與宋經書衛  
 人子謂小所以誅文仲仲將而平陳與宋經書衛  
 朱子謂小所以誅文仲仲將而平陳與宋經書衛  
 衆仲不目其元兒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乎  
 羣許師友

此大夫會伐之始以羊傳會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  
 師公帥師疾之也公羊傳會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  
 曰羣帥師疾之也公羊傳會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  
 稱乎隱公吾謂隱公曰吾謂隱公曰吾謂隱公曰  
 矣隱曰吾謂隱公曰吾謂隱公曰吾謂隱公曰  
 言聞乎桓然則奈何謂桓曰吾謂隱公曰吾謂  
 也隱曰然則奈何謂桓曰吾謂隱公曰吾謂  
 何也公也穀梁何謂曰若何也公也穀梁何謂  
 辨不也公也穀梁何謂曰若何也公也穀梁何謂  
 之有早故去其公之積其強能辨是以朝及禍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此杜州許習而王世有州書定  
極預傳田為可法而罪則未人執則今日之善不足以前  
此極預傳田為可法而罪則未人執則今日之善不足以前  
杜州許習而王世有州書定  
極預傳田為可法而罪則未人執則今日之善不足以前  
杜州許習而王世有州書定  
極預傳田為可法而罪則未人執則今日之善不足以前

左傳衛人逆公于平野冬十月宣公即位  
衛人逆公于平野冬十月宣公即位  
衛人逆公于平野冬十月宣公即位  
衛人逆公于平野冬十月宣公即位  
衛人逆公于平野冬十月宣公即位

諸侯與正而不與也程子曰書衛人立晉  
諸侯與正而不與也程子曰書衛人立晉  
諸侯與正而不與也程子曰書衛人立晉  
諸侯與正而不與也程子曰書衛人立晉  
諸侯與正而不與也程子曰書衛人立晉

於天子眾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  
於天子眾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  
於天子眾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  
於天子眾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  
於天子眾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







國子民之道春秋持書所以示人君當循理遵法以隱公為戒也臨川吳氏曰古者天子當循理遵法命漁師始魚先薦寢而隱公蓋非為宗廟嘗魚之往棠乃遠地漁師取魚而周公往觀之特為遊觀樂爾汪氏曰月未當嘗魚之時况二月經書春觀魚則是不登於俎則當嘗魚之時况二月經書春觀魚之君所及則隱公決非為嘗射又曰山伯之澤公實非為嘗魚及則廟則為常事得禮而往明矣苟隱公之喪未畢而驅馳於遠境肆逸遊其罪何所逃哉

### 夏四月葬衛桓公

**附錄** 左傳 衛亂是以緩穀梁傳 月葬故也程子曰稱桓公左傳 衛亂是以緩穀梁傳 月葬故也程子曰稱桓公不見於私諡也魯性會故書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殯於婦人諡之知手曾子易簣而歿豈苟然乎死而加忠孝者肯為乎

衛亂是以緩後討賊十月五日而後克葬而魯往會故

書則曾史無由紀其葬聖人存而弗削者弒逆之賊討矣汪氏曰弒而臣子能討其大變送終臣子之盡諡者行之迹公制諡法大者行受大名小者行受小名所以勸惡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善而懲惡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位而見弒何以為桓法諡遠曰桓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諡爾王曰先王之制以士服見天子而賜之命及其行號不同其爵於春而賜之諡今衛桓公諡不當其行號不同其爵於春秋而罪自見矣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寢而不歿於婦人之手禮記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男之男子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諡知忠孝者不

秋衛師入郟

忍為也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詞顯而義微皆所以過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張氏曰春秋之時為臣  
終程子之言深足以發明一經書葬之以正桓公名  
完而謚桓蓋古不諱謙名也  
鄭莊皆非也後此蔡宣曹桓  
附錄左傳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  
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  
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王秩王命號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  
或音成公作盛

左傳衛之亂也邾人侵衛故衛師入郟公羊傳曰師  
成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  
師書其重者曰殺梁傳入者內弗受也邾國也  
師以尊王為先居喪為重乃興戎脩怨入人之國書  
道其失也

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汪氏曰僖元年  
邢公遷夷儀諸侯城之經皆書師者美也  
稱師者楚滅陳蔡公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  
是也  
汪氏曰昭八年楚公子棄疾帥奉孫吳圍  
檀蔡十一月月楚子成蔡經皆書楚師所以著荆楚  
甚興大衆以城中夏諸侯之國誅其暴橫憑陵之  
也  
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陳蔡

及齊圍邾之類是也汪氏曰莊八年齊師及齊圍邾  
義勤所以責師及無名不圍邾也非衛宣繼州吁暴亂之  
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  
君道矣書衛師入邾著其暴也  
弊以息民保國為事而弗動也十年衆以立不衛宣繼亂  
知此入此弗入非其力也取而齊鄭又入國書以  
國未討之故雖入者四而不考其始末一入於齊再入於  
齊鄭既而以文昭於齊又受甸伯之爵而奔魯於齊諸侯  
如矣春秋抑強扶弱之書安得重感乎齊鄭猶侯  
可也皆衛文王之弟之國而封邾魯乘亂且侵不衛已非禮師衆  
與邾皆入其國乎第堂胡氏曰此極用兵將尊師衆而  
報復而文其國乎第堂胡氏曰此極用兵將尊師衆而

# 九月考仲子之宮

其重師者言將與師師輕重垂敵也其重師者言將與師師輕重垂敵也  
立例為師者則以甲君為主將重此師也立例為師者則以甲君為主將重此師也  
如大衆有邦之義深矣君親之如也如大衆有邦之義深矣君親之如也  
毋審矣此君之例視之其法親之如也毋審矣此君之例視之其法親之如也  
秋之義明甚何氏功說而意也秋之義明甚何氏功說而意也  
無功稱小將尊師惡而意也無功稱小將尊師惡而意也  
取然而無功稱小將尊師惡而意也取然而無功稱小將尊師惡而意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九月考仲子之宮  
公羊傳考宮者何考桓立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  
則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何為也祭仲子也桓未君  
言爾成公也禮也子為君考其母成也祭仲子也桓未君  
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君者惠公之宮使孫而脩之非祭

春秋左傳

卷一

卷一



之例而稱謚矣夫妾人且凡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  
 不當別有謚而况夫妾乎且宮廟非志災失禮則不  
 書氏曰穀梁云庶子為庶母常事不書而君終則及非  
 不世祭乃庶子為庶母常事不書而君終則及非  
 姑乃祭其妾母則固無其禮也禮記稱女君庶子未  
 而祭之妾亂也攝女君則其禮也禮記稱女君庶子未  
 防之妾耳安可也孟卒則不為也禮記稱女君庶子未  
 君之妾耳安可也孟卒則不為也禮記稱女君庶子未  
 人之特書遂敬後世追尊之始厥後皆援春秋宮以祭  
 皆以特書遂敬後世追尊之始厥後皆援春秋宮以祭  
 宮室桓宮則書宮則書室而書矣凡新宮書宮廟若西  
 室桓宮則書宮則書室而書矣凡新宮書宮廟若西  
 桓宮則書宮則書室而書矣凡新宮書宮廟若西  
 書取節過則書宮則書室而書矣凡新宮書宮廟若西  
 太廟取節過則書宮則書室而書矣凡新宮書宮廟若西  
 凡考成先君之事于廟得禮人皆不書卒若成氏為夫  
 矣經曰考成先君之事于廟得禮人皆不書卒若成氏為夫  
 矣經曰考成先君之事于廟得禮人皆不書卒若成氏為夫

其氏說以為武湯非考禮宮而特書則此不言立者得愛禮

獻六羽

左傳九月仲子之宮將萬馬公問羽數於衆仲對  
 曰天子用八風故自侯以下公從之於舞也初獻  
 音而行人也風故自侯以下公從之於舞也初獻  
 用六何也書羊傳初者何爾諸侯始也何初獻  
 奈何天子稱公稱侯稱子稱孫稱曾稱玄稱來稱微稱  
 天子稱公稱侯稱子稱孫稱曾稱玄稱來稱微稱  
 稱伯子三子稱公稱侯稱子稱孫稱曾稱玄稱來稱微稱  
 何一以自天子稱公稱侯稱子稱孫稱曾稱玄稱來稱微稱  
 之為始乎此諸公諸侯諸子諸孫諸曾諸玄諸來諸微諸  
 梁傳初始也梁傳初始也梁傳初始也梁傳初始也  
 侯四初始也梁傳初始也梁傳初始也梁傳初始也  
 諸侯皆用初獻也梁傳初始也梁傳初始也梁傳初始也  
 魯不用天子禮樂初獻也梁傳初始也梁傳初始也  
 故不敢同禮樂初獻也梁傳初始也梁傳初始也  
 潛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為羽後也梁傳初始也梁傳初始也

樂祀周公成

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  
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  
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凡氏曰  
列八人為佾。言六佾，言佾也。武舞于雉。其羽舞者，所執人執一羽，不  
佾，數佾也。凡氏曰。武舞，言舞也。海經，五采之鳥，名翳蓋，二者並用，  
翳，惟取羽則舞也。耳，佾者，舞經，米之鳥，名翳，蓋，二者並用，  
但言惟取羽則舞也。耳，佾者，舞經，米之鳥，名翳，蓋，二者並用，  
授師祭則舞也。耳，佾者，舞經，米之鳥，名翳，蓋，二者並用，  
一曰：初者，事之始也。魯僭天子之禮，樂舊，  
其初者，事之始也。魯僭天子之禮，樂舊，  
者，事之始也。魯僭天子之禮，樂舊，

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廟，以  
周公已為非禮。其後，群公皆僭用焉。在氏曰  
念周而公也。所以勳勞者，魯也。明堂位，故賜以重祭，成王追  
以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也。明堂位，故賜以重祭，成王追  
樂史成於命魯公也。明堂位，故賜以重祭，成王追  
今按劉氏意，往自謂魯惠公禮樂者，以周禮樂崩，請于周也。  
天子命魯公也。明堂位，故賜以重祭，成王追  
而輔翼襄王，其功甚大。始過召伯，命魯公也。明堂位，故賜以重祭，成王追  
王亦叔父之請，惡則曰：王章也。未功於王時，諸侯  
而亦叔父之請，惡則曰：王章也。未功於王時，諸侯  
王亦叔父之請，惡則曰：王章也。未功於王時，諸侯  
天亦叔父之請，惡則曰：王章也。未功於王時，諸侯  
強子之禮樂，賜之也。豈以王章也。未功於王時，諸侯  
改物然終身不取。周天子之號，桓文威行，天下  
之耶。若日惠公請于周平王之禮，孰謂之也。程子  
朱子皆信戴所見矣。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凡氏曰  
而說其必有戴所見矣。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凡氏曰  
之說其必有戴所見矣。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凡氏曰  
而說其必有戴所見矣。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凡氏曰  
而說其必有戴所見矣。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凡氏曰  
而說其必有戴所見矣。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凡氏曰

初獻六羽善其復正  
 張氏曰獻者不宜獻也書初

於仲子之宮一言而盡魯  
 禮曰獻六羽是末非聖人莫

能脩謂此類也沙隨程氏曰  
 禮曰獻六羽是末非聖人莫

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  
 故其末流季氏八佾

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  
 下無復辨矣

魯不魯而用天子之禮樂則  
 三家雖欲僭無此子使

亦無綠見此等聖人因事而  
 書所以正天下之大

禮樂而用此等聖人因事而  
 書所以正天下之大

典罪氏曰魯僭天子禮樂八  
 佾隱公之廟

當下於公之廟曰當先用公  
 之廟乃從衆仲而用天子所

賜之禮不可與君同安可制  
 之諸侯之禮乎其崇寵妻曰

**邦人鄭人伐宋**

立宮而亦深有遺憾云以啓  
 之也聖人書此因爲隱公

左傳宋人取於田邾人告于  
 鄭鄭人入其境請君釋憾於

邑爲道使人來告命及國怒  
 乃止師未及國非寡人之

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問諸使  
 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

之所敢知爲也程子雜今問  
 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

春秋大... 卷...

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敵邑為道則主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手鄭之上家氏曰邾序鄭上著其為兵首所以罪乎曰邾之不見侵於宋當問宋之隙而借鄭以伐宋伯聲其罪咸復以伯爵之國而序手邾之下亦所以首其罪也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諸侯序列以曰爵之尊卑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氏注則名正甲兵而盟會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為主者何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茅堂胡氏曰直事也春秋之辭其文可見汪氏曰左傳云鄭人以王師會

之伐宋入其郭而經序邾為首不書王臣蓋邾將故不書也

# 螟

音冥至災始此公羊傳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螟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程子曰書螟書蟲皆為災也國之大事故書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螽音食節曰賊食根曰蝻莫侯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詩云上螟螽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薛氏曰異天也變而恐懼脩省消災變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家氏曰宇宙之內一事之違其旱蝻螟告災皆人君責也故春秋變見於上必書災及於民亦必書示人君職分之當謹耳哀十二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年冬冬蝻註者歸過於司曆之失閏此諛臣所以蔽  
災而託於聖人之言豈春秋書水旱蝻螟之旨哉  
汪氏曰春秋書蝻災者十四書螟者三而在隱公  
襄四世者二在莊公之世者一書蝻者十而隱文  
書塚生者一世亦在宣公之世蓋宣公以試兄得國  
而後改法稅畝重困農民故蝻螟永旱饑饉之災  
比歲相仍稅不重困農民故蝻螟永旱饑饉之災  
為也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人牧者不必論奏災  
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  
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宋鑑神宗熙寧五年御  
應蝗蝻為害須俟其撲除盡靜方許以聞則陛下  
欲於此時恐懼脩省以上答天戒而下恤民隱亦  
何限合經制事却須要管勾奏災傷狀作甚上笑

左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  
葬之加一等毅照傳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彊何  
大夫也君之

按左氏臧僖伯卒僖謚伯字汪氏曰僖伯以先公  
陳桓未卒而稱宋桓公有寵於王高氏曰其子臧  
孫達嗣是為哀伯自是終春秋臧氏世預魯國之  
政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不敢忘葬之加一  
等社氏曰葬者臣子之事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  
傳聞之世也何氏曰所見之世謂昭定哀已與父  
時事也所傳聞之世也所謂隱桓而書日見恩禮之厚  
莊閔僖高祖魯祖時事也而書日見恩禮之厚  
明矣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  
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疾不  
也謂得賞旌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

與郭公善去聲而不能用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宋嘉陳氏曰穀梁云隱公不爵命大夫蓋謂隱攝子皆以君待之然其生也稱公其歿也稱薨魯之臣彼見無駭之不稱公子求其說而不得故云尔

### 宋人伐鄭圍長葛

此書圍之始左傳以報入郭之役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疆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父之也後不爾時戰不遂奔誅不填服苞人伐程子曰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圍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采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汪氏曰明年冬書取長經年也知圍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高氏曰圍者

其兵已之故報然於者敗之也張氏曰宋傷以郭圍者環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采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汪氏曰明年冬書取長經年也知圍誅亂臣討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高氏曰圍者

甲桓王六年齊僖十四宣三年齊僖十四宣三年晉哀侯光元年衛  
子桓王六年齊僖十四宣三年齊僖十四宣三年晉哀侯光元年衛  
曹桓王四年陳桓二十九年陳桓二十九年杞武二十  
七曹桓王四年陳桓二十九年陳桓二十九年杞武二十  
四宋殤三秦文四十九楚武二十四

春秋鄭人來輸平

輸左作渝

左傳更成也公羊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  
手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誰人未成也何言  
吾與誰人則曷為未成也穀梁傳輸者墮也平公獲焉然則  
何以不言戰諱獲也穀梁傳輸者墮也平公獲焉然則  
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程子曰魯與鄭舊言以  
既而迫於宋衛遂與之同伐鄭故鄭來絕交渝平愛  
其平也匹夫且不肯失信於人  
國君而負約可羞之甚也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沙隨程氏曰輸如呂刑輸而  
輸其平也輸謂輸寫其情平謂兩國昔有忿怨如地  
求彼不平今悉刻削而使之平也輸平猶曰忿怨如地  
之不平魯嘗同宋衛伐鄭今却釋其怨而求和於魯也  
故曰來輸平杜氏衛伐鄭今却釋其怨而求和於魯也  
曰和而不盟曰平鄭人曷為納成於魯以利相結  
解怨釋仇離魯宋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

狐壤止焉汪氏曰內諱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

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

矣孫氏曰鄭來輸誠於我平四五年鄭人伐宋入

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其

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

隙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釋

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高氏曰曰

挾也汪氏曰經書平者凡六惟此言輸平輸之為

言必有貨賂行乎其間而非虛言求平矣平乃鄭

志而魯則魯必不從也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

後此鄭伯使宛來歸枋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

得郛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

結乃賤之也諸侯脩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高  
為以利使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  
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  
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曰  
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  
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  
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天史公曰利誠亂之始也  
張氏曰即莊之納平為合黨敵宋言計是防其源也  
已許之權與魯繼以納平為合黨敵宋言計是防其源也  
入許之言來輸則有自屈損之術中而不悟所以為敗  
氏曰言魯亦豈誠欲與魯幸其有舊感而為王高  
豈好哉特以宋魯方合而幸其有舊感而為王高  
屈損以求成耳陳氏曰春秋來與魯平就合齊魯之

交自此以後魯合於齊而離宋魯之交矣平不  
七年及晉平文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一年及  
平哀八年及鄭平及齊平文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一年及  
合書及鄭平及齊平文十六年及齊平襄二十一年及  
平者兩國約不相背云爾四年伐平果成皆非也  
有鄭人又來請絕前平乎左氏作平果成皆非也  
子日鄭人又來請絕前平乎左氏作平果成皆非也  
來日鄭人又來請絕前平乎左氏作平果成皆非也  
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不然也言則輸平三則義  
自在此其意則只是渝字廬陵李氏曰若輸平三則義  
如此其文意則只是渝字廬陵李氏曰若輸平三則義  
不在此其意則只是渝字廬陵李氏曰若輸平三則義  
平已為無據穀梁以言為舊典之戰諱敗獲而書  
典後日歸枋穀會鄭之說非臨論胡氏又  
魯與鄭有舊怨之說非本臨論胡氏又  
氏蓋鄭有舊怨之說非本臨論胡氏又  
黨敵宋之計是以不憚屈已求和於魯亦溺於  
利欲之私陷其術中而不悟是以盟宿遇清氏  
輸平者惡鄭之取郟以利相結也宋楚平皆書八者惡

華元子反之檀也豎齊平者惡魯之附夷狄而得  
平也及齊及鄭平者惡魯之侵犯大國而急於平  
也此說固然然書秋之平而平書者多矣何獨書  
此要必兼陳氏之說方備外平莒及鄭不過平怨  
爾

**附錄** 左傳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  
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子嘉父逆  
艾五蓋反

###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此齊魯交盟之始左傳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杜氏  
曰春秋前魯與齊不交因鄭輸平之而公始與齊盟蓋  
此魯未嘗與齊交因鄭輸平之而公始與齊盟蓋  
皆却莊一之謀也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  
也齊魯將以合諸侯是鄭始平魯之方交惡於王而  
平齊魯將以合諸侯是鄭始平魯之方交惡於王而  
受地于王方百里者五州之小國莫大焉自師尚之  
十二世至釐公已稱東州之小國莫大焉自師尚之  
代之後爵居上公稱東州之小國莫大焉自師尚之  
求魯魯一溺於輪平之利再狗於艾之軟三誘於

初田齊之歸四或謂不始此告而魯與齊鄭之交固矣  
他日齊伯之成盟者四艾齊爭伯小伯之初也春秋  
曰桓公會齊侯盟于艾齊魯皆怨既  
會明齊志也初也于黃齊景爭伯小伯之初也春秋  
合五國之師也獨不書日信齊桓也初也春秋  
宋深矣去年與邾伐又出師圍邑釋其怨故特平齊魯  
以爲他日伐宋之謀魯與齊盟而曰其怨故特平齊魯  
以三齊日盟宋之謀魯與齊盟而曰其怨故特平齊魯  
書會然書非魯志而齊欲爲盟也書盟于艾著齊魯  
石門始書於黃齊欲爲盟也書盟于艾著齊魯  
盟會牽會洮次平則黨與未盛也後乎于艾雖盟  
附錄 左傳五月惡比事以覲而陳大獲可也  
寶也君其許却陳侯不許五伯侵陳大獲可也  
許君曰善不可失惡不可救之長其陳桓公之謂乎  
長惡不悛徒自及也雖欲不可救之長其陳桓公之謂乎  
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救之長其陳桓公之謂乎  
周任有言曰如火之燎于原不可救之長其陳桓公之謂乎  
莒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春秋左傳卷之六十四 齊桓公十四年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秋七月

公羊傳此無事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無事書首月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

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

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

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何氏曰歷一時

月春以正月為始夏以四月為始秋以七月為始

冬以十月為始冬以十月為始

冬以十月為始冬以十月為始

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

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

君之行四德於兩儀之間以參天地而贊人以至德故  
物之始於地生為春其在心則為仁也月令天子賞  
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為心者慶施惠在下及  
民禮其乾之元亨者物之通於節為慶也月令天子  
愛民之說命也亨者利也物之通於節為慶也月令天  
無不欣說命也亨者利也物之通於節為慶也月令天  
其位是義也乾之元亨者利也物之通於節為慶也月  
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命將帥而所以於時為慶也月  
刑是體乾之利貞者物之成於時為慶也月令天子  
為智者其體乾之利貞者物之成於時為慶也月令天  
物必行也其罪令天窮其情而封疆備邊境命將帥而  
當死事是體乾之利貞者物之成於時為慶也月令天  
當奉若天體乾之利貞者物之成於時為慶也月令天  
謹守禮樂征伐於國中其理一也王制禁令王者承  
而德刑賞罰施於國中其理一也王制禁令王者承

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汪氏曰  
 中德而天地位則萬物育自聖人以下不能體乾之  
 四應毫釐有差則天壤易位一物不得其所而天之  
 慶應之宋神宗時王安石言水旱常數堯湯所不  
 免王珪言天象既如必至於用兵亦數也此  
 皆人臣不能諫人君教省以答天戒故也  
 不通春秋之義而以為天人異故也

# 冬宋人取長葛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也程子曰書久也穀梁傳外取邑  
 不志此其志何久之也程子曰宋人之圍長葛且  
 周矣甚危困而弗能保其有赴子弗治方伯弗征即視  
 其強取不可勝誅矣圍取也  
 宋人恃疆圍邑久後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汪氏曰  
 日彼此皆列國而伐之以圍其邑是特強也圍之  
 期年是久後也環而攻之以圍其邑是特強也圍之

取之是取非所有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周禮  
 也直書而罪自見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周禮  
 馬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賢善  
 固不服則令陵政則杜之其親內則亂鳥獸行則滅之  
 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其親內則亂鳥獸行則滅之  
 列國不能脩連帥之職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  
 國以爲連連有帥以爲州以爲卒以爲屬有外長  
 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以爲卒以爲屬有外長  
 子所命先祖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是上無天王  
 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  
 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章欲  
 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忌馮而  
 伐鄭不亦逆天理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  
 重也明年鄭人伐宋序邾爲首以鄭伯之罪輕也

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於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去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張氏曰宋自去不魯志在必取即莊計而求保其土地人反交結於魯而後日終受即莊報復之應典師喪師以及其得志而後日終受即莊報復之應典師喪師以及其

汪氏曰或云文定言善惡之應典師喪師以及其

有相慶非也易文定言善惡之應典師喪師以及其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家必於坤之初六曰積善之家必

小善積而無益弗為也小惡積而無傷身而去也

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魯子曰出乎不也

反乎爾天道好還無毫髮爽此乃福善禍淫又然

之理也若果報之說謂今世為陰之府豈有是

然於陽明之界而取償於幽陰之府豈有是

哉○劉氏曰左氏而取償於幽陰之府豈有是

史之記事雖據赴告至其月日統依先後次序

令以二月出師逾時來告猶言二月也

經云冬傳云秋也

**附錄** 鄭禮也○京師來告飢公為之請繼于宋衛齊

周桓公於於王曰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

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說况不禮焉鄭不來矣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二 終



